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五

卷之四

全隋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盧思道

思道字子行小字釋奴范陽涿人魏祕書監淵孫師事邢子才
齊天保中爲司空行參軍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後坐事
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免後主時爲
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入周授儀同
三司去職後除掌教學士遷武陽太守隋初去職起爲散騎侍
郎奏內史侍郎事有集三十卷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屆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歆蒸于簾櫳流煩溽
于園籩陽風洪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案三條擊鼉
鼓吟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雲宮之巉巖登仙觀之岌堯引

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動颼颼于翠帳散霏微于綺寮

初學記三

孤鴻賦

并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絛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于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已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鵠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喑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已

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
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緜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絃
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于寒
門遂輕舉于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于淮浦亦弄
吭于江湄摩赤霄已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
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
掩霜毛而候旭鑒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
雍雍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純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
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
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
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梁爲惠

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
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
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
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已交戰不聽
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已同膳匪揚聲
已顯聞竄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滄淀齊榮辱已
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隋書盧
思道傳

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竊呂河榮洛變授祉于勛華立玉素鱗降靈于湯武其間微禽弱
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呈光動色皆已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
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揔天維俯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
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已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
卿雲旣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弭萬人之歎而上立乃願

神物薦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
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
下斯實曠代祥符前主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竝邀昌運
俱沐玄造驟聞祕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
金方待云亭之后

初學記
二露五

奏大理未可除

省有駕部寺畱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
誠爲未可

隋書盧思道傳時議置六
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

爲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
宿拱辰極之忠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日三五日降哲王
口后遠覃聲教大輝威靈日月之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
泊咸附象鞅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烝民虞

夏受終顧有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
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
關內外禔福區宇懾然皇上坐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
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爲於越江界湫濇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
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
數極司馬氏眾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
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已爲國陳霸
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騁其
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鰭鮒之跳躍曇瑱昏頑賊忍不
義不慈剿厥猶子竊其僞位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
理切吳光之劍國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過于薶
氏加已沈迷麴蘖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已繼晷貨賄公行政刑
不立疏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斂杼軸其

空灾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
江淮之間蹇爲頃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違卜復諫黷武窮
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竝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呂存
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舩艤噓水
顧眄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厯將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爲怨
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楊越之地爲陳孤
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無轡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爲秦
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犇雲頂背恩棄
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諸城
犬羊荐食聖主已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討爰詔
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
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羣竝骨勇肉飛風驟霧
合憬彼江黃之眾過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

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
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隸師陳曰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舸利舸
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曰舉尾支山怒臂當轅一作轍今
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解免走鳬飛然
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艚吳會裔
旅東西遏絕通致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萑爾危邦
表裏攜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
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
旂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運岱
山而壓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齏粉猥已
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
北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爲寒
心僞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銜

璧輿櫬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
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
疏爵酬庸待已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爲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
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
□□□□

爲高僕射與司馬洎難書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
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周廟尊窮上等
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
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
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已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
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
洽再歸曹王棄其大責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
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

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
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
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三

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曰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
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
人者有生之最靈所已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
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
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已禮不詔不驕無慍無懣偃仰貴賤之間從容
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
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

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
冠之後濯纓受署繮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
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躡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
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輦轡于馬側目
清言河瀉木訥所召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永
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
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
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召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
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羊腸句注
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
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已穆冕旒司契于上夔
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

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
鳬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墜
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已周旋
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
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曰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荅曰雲飛泥
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已摩霄運海輕爵羅于數澤
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
觀時路之遄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已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
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
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
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
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

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摺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
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
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
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王
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
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
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
掌揚睂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
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
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
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絲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
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
素論已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僭石不
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已告勞也真人御
宇斲雕爲樸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
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已淳風舉必已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
預衣簪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
苒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子敢
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隋書盧思道傳文苑
英華七百五十八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翦爲二國永熙
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旣而水
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
周易四王竝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
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

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
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
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尔朱榮
乘釁內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
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
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
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
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
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
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
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
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
災蟻聚彭汙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逝